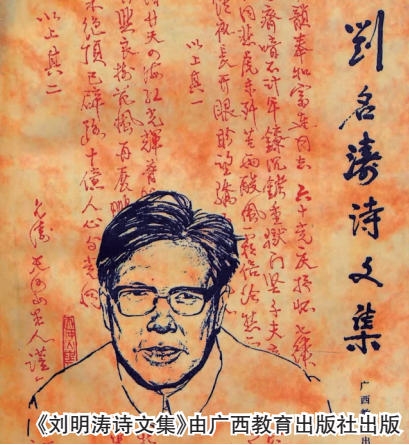


此名如涛，激荡我心

□ 宋安群



刘名涛，只要一提起他，此姓名就如波涛，激荡在我心间。几十年来，如果说有谁给过我如老师般的写作指导，那么只有刘名涛先生一人值得我敬其为师。1988年3月名涛师以58岁英年在广西教育出版社任上仙逝。那时，我就想写一篇记叙名涛师印象的文章，而苦于一时怎么找也找不到他写给我的好些书信，遂迟迟没有动笔。

最近，我与罗城籍作家何述强微信笔谈了对名涛师的印象。述强评价道，“名涛老师的诗文在罗城影响至巨，而且是深入骨髓的影响。他是真正读书人，真正才子”。述强的大著《凤兮佗佬》，书名灵感就来源于名涛师的诗句“五百涅槃焚又生，凤兮岁岁看罗城”，更深切感佩名涛师的浓浓乡情，以及他文字雨露对故乡文学后辈的深度滋润。他是德高望重的罗城文化名人，在广西文化、出版界也占有崇高的地位。为写一篇回忆名涛师的文章，近日我又复清查了一遍杂乱堆叠的“文纸资料”。幸得天助，让我终于找到三通名涛书信！虽然这远远不是我原先拥有的分量，却给了我行文的契机。

第一次见名涛师，是1979年。彼时我还在河池县文艺宣传队搞创作，业余与挚友石磊合作，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小说《忠魂剑》，发表在河池县办的文学刊物《龙江》杂志上。恰逢名涛师来金城江出差，有一天随意到设于河池县文化馆的《龙江》编辑部来走走，遂有了我们与他相识的机会。当时他是广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编辑，我和石磊恭敬地将发表有《忠魂剑》的一册样刊奉呈给他，请他指教。想不到，第二天上午，他所下榻的宾馆服务员打来电话，说有一封信给我俩，叫我们去取。

那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啊！名涛师写的，毛笔字（他出差居然也带毛笔），满满六七页信笺，前六页，昨夜写，最后一页“又及”，当天清晨上车前补写。此信是他的读后感，仔细分析了《忠魂剑》的可取之处，还谈及创作历史小说的观点，并明确告知，他要将在《忠魂剑》拿去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叠彩》丛刊发表！这对于我们真是喜出望外的好消息。

不久后，《忠魂剑》发表于《叠彩》丛刊1980年第二期。他得知我是执笔者之后，就开始直接与我联系。有一天，他打来电话，约我将《忠魂剑》扩展成15万字之内的一部小长篇，嘱我将提纲和样稿写出来。为此，我激动得几夜睡不好。

《忠魂剑》是写太平天国将军与英国牧师的故事。扩展篇幅前，我恶补了一番历史，重新构思，写了大纲，书名定为《自由之轮，向天京开去》。以太平军的英籍将领吟利原型为主角来展开故事情节。还将开头一万多字的样稿写了出来，发表在《金城》杂志1981秋季号上。

名涛师收到我寄去的大纲和作为样稿发表的小说后，给我写了封长信，大意是，提纲太铺张，已经是大长篇的格局了，15万字的小长篇这么铺排，是很难收拢的。他以李栋、王云高的小长篇《彩云归》为例，详述了其作为小长篇的成功写法要点，说这小长篇《彩云归》就是同名中篇在杂志上发表后，扩展为长篇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另外，他再次肯定《忠魂剑》那把剑在中外人士之手转来转去的构思，有诗意，有象

征，还说，这小说可贵在写了背叛和救赎、理念和宽容，判断对错的迷茫，不作是非结论，有可与当下思考对接的衔接点。他不喜欢太扩张的构想，不赞成我另起炉灶以英军菲茨中尉（吟利）为主要人物，他希望我再构思，仍旧回到原来的太平军将领与英国牧师的骨干故事去……

他的这些意见，令我搁笔思考了很久，及至消化了，觉得有道理。按照他的指点重新动笔之时，我已调到河池地区文化局，事务倍多，写作时间远远不如我在河池县文艺队那时有保障。河池行署所在地金城江当时有个自治区直属的新华印刷厂，名涛师，以及陈肖人、刘硕良都不时到这里来签发校样，他们都与我投缘，一致谋划要调我到广西人民出版社，刘硕良还嘱我做好从事外国文学编辑的准备。我遂开始读外语书，以拾回大学所学的专业。鉴于时间捉襟见肘，更主要是自感扩展《忠魂剑》为长篇实在才力不济，有次去南宁，我当面向名涛师和陈肖人“举白旗缴械”，自动放弃了这个选题。此长篇选题有始无终，辜负了名涛和肖人两位老师的期望，亏欠了一份大爱。迄今我还为此感到愧疚，为大失良机而懊恼。

当时，重写的书稿毕竟已经拉扯到了五万多字，敝帚自珍。我整理了一下，使其可以独立成篇，最后仍用《忠魂剑》为题，收进了我的中篇小说集《喋血英魂》里。

那时，因《忠魂剑》搭起的关系，我不时与名涛师通信，出差到邕，还去编辑室拜见他，到他家书房喝过茶。他多次写给我的信，如今只找到三通，这是非常大的损失。现将这宝贵的三封书信录如下，并信手做简单评点。

安群兄：

翻开今天的《羊城晚报》，第一篇就读你的短篇小说《“墨海”题签》，感慨不禁，立即铺纸摇笔，给你写这封信。

这应该说是近年来我所看到的短篇小说的佼佼者。奇巧而不失真，虚构而无痕迹，主题积极，彰扬正面，而使人感到亲切自然，这是极不容易做到的。有人说书记这类人物难写，看来不把书记当作“人”，而是当作“神”，当然难写；如果当作“人”，我看写也不难，你不是写出了个既刚正无邪又饶有人情风味的书记来了吗？这篇小说虽然短，但书记的形象已经完成，他给读者留下了亲切而深刻的印象。

这篇小说要是投到《人民日报》副刊，我敢说肯定会用，它应该登上更加辉煌的大雅之堂。

我主张多写些短篇小说。许多一万字的小小说，还不一定比千字小说打动人，这已为近年的实践证明。短篇小说写多了，有十把二十篇好的，可以成家，可以获奖。

紧紧握手！

名涛
一九八三，八，三，上午

名涛师大我十多岁，书信却称我为兄，阅之如闻其声，温软亲和。他将友人好作品视为己出，即使一篇小小说，也不吝赞誉。这种赞誉，是认为作品确实与他自己的文学观共振，让他感到兴奋所致。这兴奋，如同当年他对《忠魂剑》，发现了亮点，迅即捕捉，并以彰扬力推一呈快意。而被动推的，是籍籍无名之辈啊。这是眼光锐利的老编辑才具有的发现文学品质的能力和爱心！

安群同志：

来信收到。一次评奖中^①，两个本子获胜，可算凤毛麟角，可贺。

上次惠赠的《金城》亦已收到，只是因为你说还要到外地校对，故而未给你复信，累你远念，抱歉。

中篇小说^②可直接寄陈肖人，并给其附信。我从旁敲边鼓，尽力帮忙。现在强调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正是时候，就请赶快寄来罢！勿复，紧紧握手！

刘名涛
一九八三，十二，十二，夜

此处^①指河池地区戏剧评奖。^②指《混沌南疆》，实是电影文学剧本，以秦始皇进军岭南为题材，不属革命传统教育内容。时任《影剧艺术》主编曾面告该刊留用，后由于“办刊思路有变，题材调整、选题压缩”的理由，又通知不用了。我遂投石问路于名涛师，当作“电影文学剧本体小说”按其嘱咐寄陈肖人。肖人认为这纯粹就是电影文学剧本，不是小说，不合刊用。此作后来直接收进我的中篇小说集里。

安群同志：

近好如常，念念。

昨天小常^①来邕领奖，到家看我。说到你曾向其提起，过去惠赠我的那本《微型小说选》^②不知收到没有，很是挂念。听他这么说，我倒是万分惭愧起来。近两三个月，忙忙碌碌，有时又外出，收到你的书后，没有及时复信，累你远念，真该打屁股。

《“墨海”题签》被收进集子，说明编者是有眼光的。那作品确实写得得好。第一个认为好的是《羊城晚报》的编辑，他能在成千上万的来稿中选发这篇东西，这本身就是一种评价。第二个认为好的是我，我一看，不禁拍案叫绝，以至忍不住连夜给你写信表示祝贺。第三个认为好的是这本书的编者，他能选进集子，这是对已发表的作品的一种社会检验。可见，凡是好的作品，社会是自有公论的。你当了河池地区戏剧研究室主任，我十分高兴。你有这方面的才能，又正当年华，定会做出突出成绩来。目前广西的剧本创作非常落后，如你能筹划搞一个有地方特色的大东西建立大影响，就将成为刘三姐第二。

常剑钧也有写戏的才能，听说你们想调他，我非常赞成。还听说明年你们打算让他到中央戏剧学院深造^③，这就更好了，这点请你们设法玉成，不但他本人感激你，作为同乡，我们都感激你。佗佬族应该出点人才，不能老是包玉堂一个。

随信奉上书二册，请检收。

紧紧握手。

名涛顿首
一九八四，十一，十二，深夜

这里的^①指常剑钧。^②指编入拙作《“墨海”题签》的《微型小说选》。^③当时我是河池地区文化局艺术研究室主任，从罗城调常剑钧到我室的调令已经办好，但与此同时剑钧已经决定先赴上海戏剧学院就学，此调令遂撤销。剑钧毕业后，直接从罗城南调南宁。

名涛师见《微型小说选》收了拙作《“墨海”题签》，喜不自胜，其兴奋和骄傲，素朴，纯净，折射了他的眼光锐利、文学自信和不老童真。他总是注意发掘家乡文艺新人，扶植新秀，给予指导。与我交谈时，他多次谈到他看好当时在创作上刚刚冒尖的罗城作家常剑钧和唐海涛。我信告他剑钧的调动、就学动向，他很高兴，就好像是他自己的好事一样。海涛的小说创作后来果然小有名气，只是没有坚持走创作道路，到日本过日子去了。剑钧则一直与名涛师过从甚密，常得教诲，果然不负厚望，创编出了“刘三姐第二”《新刘三姐》，以及其他佳作，成为广西戏剧创作领军人物。名涛师冀望“佗佬族应该出点人才”，如今也果然如是，闪耀出了以鬼子、潘琦、常剑钧、何述强为代表的罗城作家群，当下在文坛产生影响的罗城作家确实已经不止“老是包玉堂一个”。

最后一次见到名涛师，是我在漓江社译文室工作之后，他时任广西教育出版社总编辑。那次我从桂林赴邕出差，到他办公室拜访他，只见他正在埋头于一叠厚厚的材料里。我信口叹道：“刘老师，真忙啊！”他抬头说：“不忙就出丑了，你看我们某些编辑出的这种低级错误……”说着他递了一份选题申报表指给我看，那上面好几处是他改动过的笔迹。此时，他在逐字审核、订正该社的选题计划文字。不料几天后，竟在桂林听到他突发急病仙逝的噩耗……

新年赞歌

高兴

一颦，一笑，一回眸
用时365天

歌一歌，摆上一桌美味佳肴
悠悠品尝一杯美酒
絮一絮陈年旧事，听一听此起彼伏的鞭炮声

那是在为平安度过这一年的庆祝吗
还是在为开启新一年征程而呐喊助威呢

这是一首生命的赞歌
今天，我们都唱着同一首歌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事情倍儿顺，身体倍儿棒，心情倍儿美

烟波江上溯流年

李阳阳

山中云，雨露垂
一点一滴流淌汇江水

江中象，沐风雨
一石一木轻饮滴江水

云中峰，直如弦
一笔一画
苍穹书龙凤，靖江遇古贤

江上雨，滴入梦
一舟一叶
渔歌伴月江花溅

风摇江岸，竹叶低垂
雨滴轻敲江水面
日月双塔雨幕间

腊八粥

韦克相(壮族)

晨霜初凝的腊八
锅中，食宝宝们 在沸騰里缠绵
文火轻煮，慢炖时光
浓浓的醇香里熬出了年味
也熬出了春天的温暖

那年，严寒中那双干裂褶皱的手
精挑着谷物
多少沧桑与辛酸
谷物与豆果交织
甜蜜与温馨在锅里碰撞
母亲熬的腊八粥飘出幸福的味道

一碗粥盛满感恩的岁月
在腊八这天，顺着香气
泗渡归乡的梦潮

江城子·龙城新年

梁柳宁

金阳高照展娇容。味螺风，入怀浓。百里柳江、相见画屏中。最是鱼峰歌海处，千人唱，万人同。

一弯流水缀天弓。挂灯笼，炫霓虹。剥椒鱼头、灵动似游龙。只待春酣花鸟闹，儿时梦，彼时通。

注：“剥椒鱼头”指柳州五菱电车。

诉衷情令·新春感赋

梁柳宁

轮回时序又翻篇，骐驎着飞鞭。银蛇竞舞豪杰，立大志、五洲连。
环宇阔，踏峰巅。尚先贤。盼来鸿运，两岸团圆，再续云笺。